

古文觀止卷之十一

大司馬吳爾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

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
手錄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王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鴟鴞國風篇名周公

相成王管蔡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鴟鴞之詩以貽王君奭周書篇名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乃作君奭○劈頭歎周公起奇絕及觀史

記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

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

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

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同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

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接手又羨孔子更奇。通篇以樂字為主。乃今知周

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

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其貧賤者皆

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富貴而不樂貧賤而足樂此。周公所以不如夫子也。雙

收周公夫子暗以孔子比歐梅以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

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先出歐陽公而又有

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次出梅公其後益壯始能讀其

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歐

之樂只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詞賦之類。即作詩及求升斗之祿。自度無

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欲寫其得見先

勢開

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

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爲有文士之風

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

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

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賓公第一非左右爲

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視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

見者一朝爲知已以上敘歐梅之識拔自己退而思之人不可

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貴賤應富貴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

足恃矣占地步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

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此自東坡說出自己之傳曰

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引成語四執事名滿天

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

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未復以樂乎斯道專頌梅公是樂字結穴

此書敘士遇知己之樂。遂首援周公。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不悅。以形起而自比于聖門之徒。長公之推尊梅公。與陰自負意。亦極高矣。細看此文。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其議論真足破千古來俗腸絕妙。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起筆便將喜雨亭三字拆開。點出已盡一篇之意。古者有喜則以名

物。示不忘也。釋所以志。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

命唐叔以饒。周公於東土。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汾

水。上收元為。叔孫勝敵以名其子。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

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為引古證。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

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先記

作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縱一筆下便可用

折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跌字形出喜字越三月乙卯乃雨

用子又雨民以為未足又跌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次記官吏相

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慶歌忭三憂者

以喜病者以愈次記而吾亭適成緊接此句妙雨更不可不喜

不以名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視客而告之開出波瀾曰五日不雨

可乎更五日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更十日曰十日不

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同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

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以無雨之可憂形

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

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應前示不既以名亭

古文見上卷二十一嘉雨亭記

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如使天而雨玉

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肯一眼注著亭御不民曰

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

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歌非餘文

必志而志喜雨何故御于亭此

理還未說出因借歌以發之

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寫合寫倒寫順寫虛寫實寫即小見大以無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窮筆態輕舉而蕩漾可謂極才人之雅致矣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筆亦凌四方之山莫

高於終南終南山在陝西西安府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麗附也以

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

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應宜若句此凌虛之所為築也點出

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

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髣髴也曰是必有異敘

築臺之先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

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

而出也敘既築臺之後恍然不知二句正寫凌虛意公曰是宜名凌虛點出名臺以告其

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點出作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

可得而知也提句寄想甚遠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

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臺從無而有是說興成廢興成毀相尋於

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臺自有而無是說廢毀嘗試與

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也祈年臺泉皆宮名其南則漢

古文觀上卷十一凌虛臺記四

武之長楊五柞

昨○長楊較獵之所五柞視神宮

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

成也

仁壽隋文宮名九成唐太宗所建宮以避暑

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

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

例興成

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

髮鬚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

而況於此臺歟

例廢毀○悲吊今古啼噓感慨欲歌欲泣

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

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今世而自足

則過矣

推進一層說

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

託意有在而不

說出

既以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通篇只是興成廢毀二段一寫再寫悲歌慷慨使人不樂然在我有足恃者何不樂之有蓋其胸中實有曠觀

達識故以至理出為高文若認作一篇識太守文字恐非當日作記本旨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樂字是一篇主意非必怪奇偉麗

者也餽糟啖醢醢薄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

吾安往而不樂此即蔬食飲水樂在其中筆食瓢夫所為求福

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

足吾欲者有盡指富貴利達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

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不超然是謂求禍而辭福福可喜禍

可悲今以求福辭禍之故而多悲少樂是求禍辭福也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

有以蓋之矣蓋蔽也承土起下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反超然說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

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即孟子勿視其巍巍之意如隙中之觀鬬又烏

知勝負之所在喻眼界之小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

行見二
卷二
超然臺記
五

乎此段言遊於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予自錢塘移守膠西

錢塘屬浙江杭州膠西即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

之美而庇采椽之居不斲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安得始

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賦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

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人固疑予之不樂也反處之期

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子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吏

民亦安予之拙也正寫已之安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

邱高密之木安邱高密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回因

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元

事。上寫因樂而有臺下寫因臺而得樂南望馬耳常山

多隱於此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南而其東則

廬山

即秦始皇遣盧生入海求羨門子高者

秦人盧敖

秦博士

之所從遁也

東西望

穆陵

關名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穆陵即此

隱然如城郭師尚父太齊威公

即桓公

之遺烈猶有存者

西北

俯維水

韓信與龍且戰夾慨然太

息思淮陰

韓信封淮陰侯

之功而弔其不終

北。憑今弔古感慨

臺高

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

寫

臺雨雪之朝風月之夕子未嘗不在

客未嘗不從

寫人損賢入聲

園蔬取池魚釀

娘去聲

秫

酒

淪脫粟而

食之曰樂哉遊乎

燠將取也醞酒為釀硫礪之黏者即糯也淪粗熟而出之也脫粟纔脫穀而已言不精鑿

也。寫人與臺之日用平常。樂字一振

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

曰超然

點臺名字

以見子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安往而不樂乃遊于物之外句超然之意得此一結更暢

是記先發超然之意然後入事其敘事處忽及四方之形勝忽入四時之佳景俯仰情深而總歸之一樂真能

超然物
外者矣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

神宗年號

十年

秋彭城

彭城今徐州是

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

及其半扉

雲龍山在州城南張天驥隱此

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

麓

六山足

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

先點作亭

彭城之山岡

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

因異境作亭

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

間俯仰百變

又從異境上變摹寫一番

山入有二鶴甚馴

旬

而善飛

馴順也且

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

卑

田

澤障或翔於

雲表暮則徕

素

東山而歸

徕向也

故名之曰放鶴亭

次點名亭二段敘事錯

落名

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

病飲酒二抱山人而告之也抱山人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

君未可與易也三句是一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中子九

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

聞于天詩小雅鶴鳴之篇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

天猶德至幽而蓋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

有至著者焉人以此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

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衛懿公好鶴出則鶴乘軒而行一日敵

煩吾為周公作酒誥酒誥周書篇名商受刑酒天下化之妹土

遂亡國周公作酒誥商之都民其象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

叔故周公作酒誥以教之衛武公作抑戒抑戒即詩大雅抑之篇衛武公年

云顛覆厥德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

全其真而名後世晉劉伶阮籍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

沐七賢。引鶴從上名嗟夫南面之君雖遠閒放如鶴者猶

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惑敗亂如酒者

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

也。應上隱居之樂三句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仍將山人作收乃作

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

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

閒兮咏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

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飲飽歸來歸來兮

西山不可以久留。歌招

記放鶴亭卻不實寫隱士之好鶴乃於亭外尋出酒字與鶴字作對兩兩相較真見得南面之樂無以易隱居之樂其得心應手處讀之最能發人文機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

里

之口有石鐘山焉

彭蠡即鄱陽湖

引本經起更典實

鄒力

元道

元注

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

說是說也

人常疑之

疑人

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

一駁伏下簡字案

至唐李渤

少室山人唐順宗徵為左拾遺稱疾不至

始訪其遺蹤得雙石

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

宮音

北音清越

商音

枹

泝

止響騰餘韻

徐歇

枹鼓槌也

自以為得之矣

說

然是說也余尤疑之

余疑

石之鏗然

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一駁伏下

元豐

神宗年號

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

齊安臨汝皆邑名

而長子邁將

赴饒之德興尉

時公之長君蘇邁為饒州府德興縣尉

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

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閒擇其一叩之聲磬然

此即李勣之故智。余固笑而不信也。仍然是疑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

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

上栖鶻。兀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

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一段點綴奇景慘淡淒其使人

夜泊絕壁句余方心動欲還妙。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

鼓不絕。噌吰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

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一處見聞舟迴

至兩山間。將入港。講。只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

與風水相吞吐。有窅窅坎鏜鏜之聲。窅窅坎鏜鏜與向之噌

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兩處見聞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

周景王之無射也。無射周景王所鑄鐘名窅窅鏜鏜者魏獻子之歌鐘